

| 文 治 堂 |

# *Latest Readings*

*Clive James*

爱书 是 疯狂的，  
但这疯狂 无比美好。

## 阅读者

# 阅读者

*Latest Readings*

*Clive James*

[英] 克莱夫·詹姆斯——著  
乔晓燕——译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内容提要

2010年,克莱夫·詹姆斯被诊断出晚期白血病。他将图书馆搬回剑桥的家中,“生活,阅读,或许甚至有时还会写作”,由此诞生了这份别具意味的“阅读笔记”。詹姆斯生平写作了很多获奖的文学评论、诗歌和历史著作,而这本书会包含那些他认为在人生倒计时的时候,他应该好好读的书。在这份阅读记录中作者还审视了自身,分享了他对于文学、家庭以及生与死的沉思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阅读者/(英)克莱夫·詹姆斯(Clive James)著;  
乔晓燕译. — 上海: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2017  
ISBN 978-7-313-17492-5

I. ①阅… II. ①克… ②乔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文学评论  
IV. ①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7206号

上海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09-2015-1172

Copyright © 2015 by Clive James
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

## 阅读者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著者:[英]克莱夫·詹姆斯(Clive James)  | 译者:乔晓燕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: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            | 地址: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  |
| 邮政编码:200030                 | 电话:021-64071208 |
| 出版人:谈毅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制: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| 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|
| 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       | 印张:7            |
| 字数:107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:2018年1月第1版               | 印次: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书号:ISBN 978-7-313-17492-5/I |                 |
| 定价:58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
联系电话:0512-68180638

文  
治  
堂

---

思想照亮现实

---

谨以此书，  
献给英国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。

## 自序

---

2010年初，我在医院的时候，手里拿着自己的诊断证明书：除了白血病之外，肺机能也严重受损。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，像墙上的钟摆一样，发出恼人的警示声。我在想的是，自己是否还有必要继续阅读下去，去翻开那些尚未读过的大部头，甚至是曾经读过的鸿篇巨制。毫无疑问，我还会继续读诗。我的《读诗笔记》(*Poetry Notebook*)几近收尾，还需要添加一些注释。但看这情形，眼下，即使是一部最短的散文作品，我都不一定有时间读完它。让我重振精神的是博斯韦尔的作品《琼森传》(*Life of Johnson*)。这本书我在之前读过一些片段，这一次怀着欣喜的心情读完，便发现自己应该进行更为完整的阅读，于是我决心过段时间要把琼森(*Johnson*)的作品找出来都看一遍。

后来，我终于不用整日卧病在床，可以下地行走了。鉴于此，我

的决心看起来也并非不切实际。如果你无从得知生命之火何时会熄灭，那么你至少可以继续阅读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对于我余下的时光，家人的计划是让我从伦敦的办公室搬回剑桥的家中，并为我在家里设置了私人书房。这样，不管是生活、阅读还是写作，都可以在家里进行。

搬家的过程仿佛持续了若干年一般，我不得不卖掉一半以上的藏书，以便腾出生活的空间来。剩下的书也将定制的书架塞得满满当当。我曾经发誓不再买书，但是随着阅读欲的复苏，买书的欲望又随之高涨起来。这些年来，剑桥的二手书店急剧减少，大多数实体店都改为了网上书店。在精神稍好的时候，如果有力气走半里路到市里，我会到乐施会的书店里转悠一下。这些书店由于不用支付令人咋舌的高额租金，尚能够维持经营，依然值得一去。通常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时候，在剑桥市场上总可以看到休的小书摊，这些书文学性和学术性都很强，追随者们称之为“世界上最伟大的书报摊”。

随着休的小书摊存货减少，我家里书架上的空隙则日渐被填满。而休的书摊上则总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好书，其中不乏一些别致的精装本或平装本。休总是那么不苟言辞，但知情的人说，他把许多让人垂涎的好书当成旧货来卖掉。我猜想这些书的主人已经离世，他

们的家人则以最简单快捷的方式把书处理掉。我自己也将不久于世，即便具体时间无从知晓，从休的书摊上选出一堆堆的书，再不遗余力地搬回家，这么做不失为疯狂之举。但这疯狂无比美好。即便有的书我已经有了，休这里的版本可能更为便携；有的书我曾经买过，但经年日久，已经不知失落何方；大多数情况是，我看到的是自己没买过，现在觉得应该买到手的书。对于这些书，我总有种心痒难捱需要买回家的责任感：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内心深处或许依然有一种孩子气的冲动，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。

在这本书里，这将会是个一再出现的哲学思考：当你到了一定年纪，你会发现对于一本书，你首先注意到的是它是否具有一种力量，会激发你去思考。在你拿起这本书的时候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力量。以往我考虑是否买一本书的时候，大概也是因为受到这些书所散发的力量的冲击，而将它们据为己有。尽管每一本书都经过精细挑选，买到手的还是积累了几千本。我在这书丛中徜徉，旧书在恳请我重读它们，新书又以每周满满一购物袋的速度来到。疯狂啊，疯狂。用琼森的口吻说：虚荣啊，虚荣。

琼森常常称自己是懒散的人，他或许会赞成我这本书的组织——毫无章法可言。最近几年，我一直在想：最后的时光里，我应该选

择怎样的作品来阅读。恰好耶鲁大学出版社要求我写一本书，谈论有关阅读的话题。这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，即使有约在先，我的阅读依旧很随意。我会一如既往地既看严肃的大部头，也看通俗浅显的小书。因为我一直相信，文化不是资质的问题，而是深度的问题。有时，业余爱好者给人们的启迪要多于终身教授。因此，我的书目中既有砖头厚的美国政府政治研究专著，也有讲述好莱坞轶事的轻薄小书。从这些书里，你可以了解到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：无论我们心里怎样反感，这都是美国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体现。

我的阅读书单里有简单翻阅的书，也有那些反复阅读、不容忽视的作品。我发现后者往往包含前者，因为第一次阅读的年代已经过于久远，再次阅读的时候，感觉像是一部全新的作品。在过去未曾涉猎的作品中，我的一大发现是奥莉维亚·曼宁三部曲的两大系列。这本书中有相当的篇幅在描述奥莉维亚带给我的惊喜。而五十年之后重读康拉德，则可以用“启示”这个词来形容。对于康拉德的重读在我的这本书中贯穿始终，因为我的阅读就是这样进行的：我没有集中一段时间重读他的主要作品，而是将这些作品分散开，不时进行阅读。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知晓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在一个作家身上花费过多时间。有时我得告诉自己，该放手了。可是对于康

拉德，我却总也做不到。

海明威也是如此。对于他，我心里的确有一个戏剧性的写作计划：在序言中，我希望他是年轻的，未来充满希望，然后在尾声中才渐渐走向人生的和解，似乎只有这样才够公平。海明威的一生中自我伤害太多，最终导向他那悲剧性的结局。生命的馈赠，天赋的才华，竟会被如此浪费，这些在海明威身上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或许在我的晚年，当我开始变得严苛——有时有点像个老糊涂——我不喜他的轻率，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：如果他不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作家，我也不会如此强烈地反对他的轻率。在这本书中，他和琼森一样，无处不在。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是如此，这些汗牛充栋的作品堆积而成的，不是一片墓园，而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阁楼。在这阁楼中，有无数个入口，外层装着镜子，闪闪发亮，通往未知的世界。未知世界中没有亮光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身处其中。而这里就是知识的终点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开始时的海明威          | 1   |
| 重读康拉德            | 9   |
| 系列小说             | 17  |
| 帕特里克·奥布莱恩和他的盐味英雄 | 27  |
| 战争领袖             | 35  |
| 泽巴尔特和空战          | 43  |
| 幽灵飞碟             | 53  |
| 在西方目光下           | 59  |
| 安东尼·鲍威尔：时间之王     | 65  |
| 珍视奥斯伯特·兰卡斯特      | 75  |
| 美国权力             | 81  |
| 吉卜林和寡妇制造机        | 93  |
| 施潘道狱中的施佩尔        | 99  |
| 莎士比亚和琼森          | 103 |
| 奈保尔的不堪           | 115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电影的书          | 115 |
| 好莱坞的女导演们        | 123 |
| 闲置的书架           | 133 |
| 永远的菲利普·拉金       | 139 |
| 美国别墅            | 145 |
| 多重视角下的希特勒       | 151 |
| 澳大利亚王牌诗人史蒂芬·艾德格 | 157 |
| 约翰·霍华德影响犹存      | 163 |
| 海明威最后的日子        | 169 |
| 论机智             | 177 |
| 理查德·威尔伯的洞见      | 181 |
| 当艺术来自变态的艺术家     | 189 |
| 康拉德最伟大的胜利       | 193 |
| 终篇              | 199 |
| 致谢              | 209 |

## 开始时的海明威

上一次读《太阳照常升起》(*The Sun Also Rises*)的记忆已经模糊，脑海中只留有一些零星的细节。但这些细节如此栩栩如生——巴黎的栗子树、潘普洛纳奔跑的公牛——足以让我记起彼时读它的感受：那种鲜活而生动的强烈冲击，昭示着一位年轻的作者正迈开大步杀入文坛。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也是一名年轻的写作者，但那时尚未找到自己的写作之路。这本书曾让我心生妒意。

多年以后，我的写作生涯即将结束，重读此书，心中的妒火已然渐渐淡去——显然，海明威那独特的个性让他一次次想要了却自己宝贵的生命——但他平实而简洁的写作风格仍然叫人着迷。书中的对话一再重复，似乎每个角色都是彼此的回音壁。更糟的是，每遇喝醉，他们连自己说过的话都要一遍遍重复。尽管这不免让人有些烦躁，有时却也恰到好处地使人不禁莞尔一笑。例如迈克，作为书

中始终如一的酒鬼中的酒鬼，当他第二次对那个老妇人说“你的包砸到我了”，就让人感到滑稽。因为不过几秒钟之前，他已如此说过一遍。他或许是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曾说过同样的话，又或许是觉得没有人能明白他的意思，所以才会一再重复。年轻人对于酒精的威力没有概念，浑然不觉中已经烂醉如泥，接着便往往这样絮絮然念叨。五十年前，我也曾如此。

书中的主角个个年轻，几乎没有过去。因为年轻，他们活在当下，并且也只能如此。因而他们反而装出一幅久经世故的样子。书中的主角杰克·巴恩斯是海明威的化身。与海明威不同的是，他的过去并非由谎言编织而成。杰克或许是作者自我形象的投射，但这不仅仅因为杰克在性功能方面的障碍。当然，海明威相貌英俊、充满活力，如果他有这份心，女人们都会趋之若鹜，但他却常常在女人面前手足无措。杰克在美丽放荡的贵族夫人布莱特·阿什利面前也感到无能为力，毫无疑问，这正是海明威内心欲望和现实冲突的真实写照（在现实生活中，海明威第一次去潘普洛纳时，即便有第一任妻子哈德利陪伴，海明威还是被达芙·特怀斯登夫人所吸引，并与一个名叫哈罗德·洛布的犹太人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，原因是洛布曾成功勾搭上特怀斯登夫人）。与海明威不同的是，杰克的性无能更多地体现在身

体机能而不是精神层面上。他的身体究竟受过怎样的伤害，书中并无交待。海明威在后来偶然谈到，杰克在一次飞往南方前线的战役中受了伤，并做了截肢手术。正因为如此，杰克和布莱特彼此吸引，却无能为力。对于杰克和布莱特是否有过其他的亲密行为，书中并无描述。只有一章颇为神秘地指出，两个人给予对方很大的满足，却最终让彼此心里更觉沮丧。

今天的读者或许认为这是作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。但海明威让杰克成为战斗机飞行员，这一写法倒是充满了想象。海明威对这种想象乐此不疲，正如尽管曾被莫里·卡拉汉（Morley Callaghan）打倒在地，他还是把自己想象成拳击冠军（卡拉汉的《在巴黎的那个夏天》<*That Summer in Paris*>）我也必须重读一遍）。海明威本人在战争中是在陆军服役，尽管不是空军，却也承担着身负重伤的风险。即便如此，他在讲述的时候，也编织了不少谎言。谈及每一次战役和自己的受伤情况时，必然都添油加醋一番。在后来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（*A Farewell to Arms*）中，海明威让主角受伤惨重，奄奄一息，似乎天使护士凯瑟琳是将他从死神手中夺回。不过实际上，在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中，海明威已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。气质高贵却又有着性功能障碍的杰克，海明威在塑造这个自我投射形象时，不仅给了他

更多的伤口，还给了他翅膀。

海明威并非唯一一个把自己写成优秀飞行员的作家。福克纳（William Faulkner）也想这么做，但是真相最终败露了。事实上福克纳是开过飞机的，然而从未开过战斗机，但他有意误导人们，让读者以为他曾当过战斗机飞行员。海明威的做法则是总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，使读者相信，在二战期间，他曾解放巴黎，并英勇作战，以至于人们不免为他身边人的安危担心，希望他能离开战斗。他在战斗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多半匪夷所思、不合常理，但在叙述过程中，他总能给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，让他们相信自己疯狂的行为是出于战略目的，是同盟军重要的军事行动，甚至使人相信他曾徒手击落德国潜艇，使其沉入海底。

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作家都是撒谎大师。也许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这样——毕竟现实生活不可能像小说那么跌宕起伏、多姿多彩。政治家若用夸张的手法美化自己，往往很快会被人发现，随之幕僚也会建议其舍弃这一做法。因此，希拉里·克林顿（Hillary Clinton）仅有一次提及萨拉热窝“在狙击手的射程之内”。而曾自诩为英雄的乔·拜登（Joe Biden），最后也慢慢学会了至少佯装诚实。但对于作家来说，只有他们自己可以为自己参谋。诗人詹姆斯·迪基

(James Dickey) 在二战期间曾驾驶过 P-61 黑寡妇夜间战斗机在太平洋海域执行任务。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服役记录已经足够浪漫主义了，但迪基不满足于此。他暗示读者自己曾经参与向日本投放原子弹，以此经历来装点自己的门面。不幸的是，这样自编自导的传奇故事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涯，莫须有的负罪感让他不堪重负。即使在描述事实的时候，为了增加自己的重要性，他也要极力渲染。海明威有同样的癖好，当他发现看似客观的叙述风格能给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增光添彩时，他就习惯性地故伎重演了，在本该踩刹车的时候，他却踩下了油门。结果，他后期的作品因此而大打折扣，即便在需要低调陈述的地方，他也显得高调夸张了些。但在写作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时，他尚在测试这样的手法对读者究竟具有多大的吸引力。

在海明威笔下，罗伯特·科恩这个角色并无多大魅力，读者可能会觉得他有些反犹太倾向。除此之外，海明威一再使用“黑鬼”(nigger)这个词，也让人感到些许不安——当然这要由教师和出版商来做最后定夺。他们当中很多人是非洲裔，对海明威的做法却似乎不太反感。或许他们认为海明威这本小说不过就是加长版的短篇小说，只是流行读物而已。这本小说是否能作为经典流传下去，还有待争议。当然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它确实是一部经典之作，但我的岁月将要走到终